

符号江苏·口袋本

吴 歌

庞培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吴

歌

庞培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歌 / 庞培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4

(符号江苏·口袋本)

ISBN 978-7-5399-5062-4

I. ①吴… II. ①庞… III. ①民歌—研究—江苏省 IV.
①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850号

书 名	吴 歌
作 者	庞 培
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
封面设计	郭 渊 曲闵民
版式设计	赵 天 曲闵民
出版统筹	孙 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5062-4
定 价	26.00元

书中部分图片未能联系到作者, 请作者看图后主动联系本社。

江苏文艺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符号江苏》编委会

主 任 王燕文

副主任 司锦泉 陈沈张 陈海燕
黎 雪

委 员 宣云凤 刘 锋 徐 海
金国华 黄小初 龚文俊
沈颖雯 葛庆文

◆
目
录
◆

C ONTENTS

◆ 引 言	001
◆ 西楚之歌	004
◆ 堪比百科全书的吴歌	011
◆ 吴歌典籍	020
◆ 吴歌的表现手法	039
◆ 吴歌中的两大主题	053
◆ 吴歌中的男女“私情”	066
◆ 吴歌中的儿歌	081
◆ 吴歌中的“吃食”文化	092

◆ 吴歌中的数字文化	122
◆ 吴歌中的原型意象	130
◆ 历代文人对吴歌的评价与仿作	136
◆ 现代人对吴歌的搜集与研究	146
◆ 山歌好唱口难开	150
◆ 吴歌的传承	162
◆ 后 记	167
◆ 参考书目	173



◎ 引 言

吴歌，中国江南地区水乡人家、巷里阡陌、村落百姓们口中的一种歌曲，或者称为江南民歌。以四季农耕、触景生情而生发产生的诗歌、传说、故事、日常生活场景为主要内容，常见的七言四行、四句头、十二月花名、男女对歌等形式为其世代流传的艺术积累。

一千多年以前，唐太宗曾经把当时声名极盛的吴歌以官方的形式列为“雅乐”，在全中国范围推广。实际上，这

种方言为吴音的婉转唱腔以及长短不一的、具有鲜明长江下游水乡特点的民歌，在其漫长的生长传播的历史上，一直是以“不雅”、“白话”、随意编排、直起喉咙大声唱出来以及内容通俗易懂、旋律音调基本固定为其主要特色的，堪称田野生活直抒胸臆的一扇窗户。

就像中国江南地区随处可见的古桥、白粉墙、青砖黛瓦一样，吴歌是世代面朝黄土的种田老百姓们自娱自乐、倾诉与交流的本色，是在主要以栽种水稻、地理环境隶属于长江、太湖之间一个典型水网平原地带的人们之间，世代形成了的某种吟唱方式与风俗习惯。

唱山歌可以说是世代农耕的中国种田百姓们精神上的一种赶集。出门之际，





他们往往把自己打扮一新，分外的体面干净。某种程度上，唱山歌是古代氏族部落意识、集体狂欢的最后遗存。

昔日，在中国各地旅行和游走的人们，耳中早已听惯了各种民歌和山歌声音。但跟陕北“信天游”、山西“酸曲”、青海“花儿”或者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所不同的是，吴歌代表了江南水乡的声音，是那里的方言、人文、自然、才情最普通习见的一种表达。

唱歌者往往伫立船头或稻田间，直起身子来大吼一嗓子，而田野徐徐袭来的清风，旁边犁着田的牛是他唯一的伴奏。无论农忙、农闲，这样的独唱与对歌，时常在古时的江南旷野此起彼伏，远远地在乡间阡陌连成一片。





◎ 西楚之歌

公元前 202 年，推翻了秦始皇暴政的项羽，被其敌手刘邦的军队围困在乌江^①岸边的沼泽地里。骑在马上举目四望，项羽发觉他短暂骄横的一生已走到尽头，他和他的精骑兵，“八千江东子弟”，已经不可能再有余力渡过几公里宽、白浪滔滔的长江水面，回到生他养他的江南福地了。顷刻间，项羽的大脑苍凉凄切，一片空白。

前一天夜里，这位驰骋疆场、威震中国南北各省的“战神”，已经历了自己爱人虞姬的“帐中独舞”、“霸王别姬”。是夜，虞姬穿上了最华

^①乌江即东江，长江下游的一段



美的服装，对他的男人说：“主公，虽然您失败了，但是我很快乐。到死，我亦是个快乐的女人。”言罢，拔出衣袖中的利剑，自杀身亡，倒在了年轻将军的怀抱里。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寓意残酷的成语——四面楚歌，也在这个同样残酷的漫漫长夜中诞生了。

围攻项羽军队的刘邦大军，驻扎在四野。而刘邦手下一名聪明的谋士萧何，给他的主人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迅速传令，让部队士兵中所有南方籍的、会唱吴歌的人，不分形式、不分先后、大声地唱起当时能够想及的各种吴歌！

为什么萧何会冒出这样一个主意？是因为对峙两军的最高统帅——刘邦、项羽都是江苏人。刘邦来自江苏省的北部——沛县，曾经是沛县乡下的一名“亭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而项羽祖籍是同样在江苏北部的宿迁，那里的城镇被中国版图上两条主要的河流——淮河、黄河（后成废黄河）并行贯穿。

但少年项羽从小长在江南的繁华地苏州。他们部队里的大部分士兵，出自今天人们所说的“吴方言区”，都讲吴语，彼此说口语大致可以听懂。而在这些吴语士兵中间，要数项羽手



下的士兵，说话更接近吴方言的中心地带——现在的苏州、常州地区。换句话说，士兵多数都会唱或听得懂吴歌。而在战争之初，曾经人文荟萃的吴国，早已被地处长江中游的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楚国吞并了，成了西楚边缘地带。

读者不难猜出，中国成语中所谓的“四面楚歌”，实际所指，就是吴歌。确切地说，是“西楚民歌”。而统领千万大军，最后在乌江边落败的英雄项羽，在中国历史上的正式名号，是“西楚霸王”。

寒冷的黑夜里，战场短暂的死寂中，突然如星点灯火般四处燃亮的家乡民歌声音，顷刻间击败了项羽大军残部的那些士兵们最后侥幸一胜的心理极限。也许，这是战争史上最早实施“心理战”的典型范例。

听见自己家乡歌曲的双方士兵们，皆在不同的军营位置痛哭流涕、爱恨交织。天不亮，大家就在古老的黎明到来前夕动起手来，冲撞、拼搏、厮杀在一起。散韵、小调、快唱、情歌，亦像人的血肉交缠在一起，形成人类史上奇特恐怖的一幕。能够深入这一幕的人类音乐史上，



恐怕仅有吴歌（“四面楚歌”）一例。因为没有听说过其余时代的士兵们口唱蒙古长调、青海花儿、安徽弋阳腔、北方酸曲等不同方言的曲调，打败过对阵的敌手。

谁能想到，婉转清扬的吴歌，会成为战场上两军对阵、所向披靡的超级利刃。而一代盖世英雄，不幸成为了家乡吴音闲散曲调的刀下魂。

事实上，项羽手下的护兵已经在万分危难的战场险境里替他找到渡江用的木船，可是，



项羽石像



这位年仅三十岁的中国历史上的“亚历山大”拒绝了朝自己家乡的方向逃生。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生命最决绝而高尚的方式——自刎。史载：项羽用手中的快刀把自己的头割下来递交给对方（刘邦的军队），而整个人身，仍坐定在自己心爱的坐骑背上。那马也纵身一跃，扑向急流滚滚的江水。

不知道，勒马在乌江岸边，拔剑回顾的最后一刹间，项羽可曾流恋儿时骑在牛背上，走到苏州相城、狮山农田脚下，偶尔听到的一名农民唱起悠长山歌时的清越声音？

诚如德国艺术心理学家尼里克·纽曼指出：“在每个时代及文化的核心，存在着不同的神秘的——或者说是原型的——力量，所有这些力量都是永恒的，都表现着人类与世界的永恒。”而今，这山歌穿越了几千年历史的重重迷雾，依然在江南一带流传、被唱响。

摇船、赶集、定情、婚嫁、朝香、打谷、织布、养蚕、放羊、收割、耘稻、抢收、走路、种花、砌房、填坟、熄灯、晒粮、酿酒、抬轿、落雨、天晴、赶考、女红、摘棉、挑担、打铁、采蜂蜜、说天文、宣卷、道情、因果、牵牛、过年、



洗浴、踏场、乞讨、捕鱼、偷情、约会、叫卖、榨油、收租、耨稻、蒔秧、踏青、春游、庙会、收稻、栽树、出门、撑篙、推磨、采菱、梳头……所有这一切，都在各地吴歌歌词唱腔和内容里，世世代代反复轮回。可以说，凡江南水乡生活，角角落落，吴歌都能唱，都唱到、唱透、唱熟了。

如同村落田间随处可见的蓄水池、粪坑、水渠、池塘，没人会把这种歌唱声音当作什么名贵的本领和艺术，事实上，亦恰好跟宫廷士大夫们的吟诗、古琴、书画艺术之“雅”区别开来，吴歌成为了过去很多不识字的百姓真正的心声，随着声腔曲调的丰富，优美，亦更加地悦耳动听、见情见性起来。

宿雨清畿甸

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

堦上踏歌行





◎ 堪比百科全书的吴歌

中国古代很早就已进入传统的农耕生活，无论政教，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事。传说中先民共同奉尚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他们都在大自然中、在村野田间摸索和总结出一连串农村生活的经验，以促进各类、各阶段生产和生活资源的进化。

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吴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炭化的稻谷以及水田遗址，还发现了独木舟、舟楫、从事鱼类捕获的类似渔网的渔具等等，这说明吴地当时已有了颇具规模的原